

中国历代文化丛书

明史通俗演义

◆〔民国〕蔡东藩 著



華齡出版社

中国历代文化丛书

明史通俗演义

(下)

[民国]蔡东藩 著

 华龄出版社

目 录

- 第 一 回 揭史纲开宗明义 困涸辙避难为僧 (1)
- 第 二 回 投军伍有幸配佳人 捍孤城仗义拯主帅 (6)
- 第 三 回 攻城掠地迭遇奇材 献币释嫌全贤贤妇 (11)
- 第 四 回 登雉堞语惊张天祐 探虎穴约会孙德崖 (17)
- 第 五 回 敦家女入侍濠城 常将军力拔采石 (22)
- 第 六 回 取集庆朱公开府 陷常州徐帅立功 (27)
- 第 七 回 朱亮祖战败遭擒 张士德紫归绝粒 (33)
- 第 八 回 入太湖廖永安陷没 略东浙胡大海荐贤 (39)
- 第 九 回 刘伯温定计破敌 陈友谅挈眷逃生 (44)
- 第 十 回 救安丰护归小明王 援南昌大战伪汉主 (50)
- 第 十 一 回 鄱阳湖友谅亡身 应天府吴王即位 (55)
- 第 十 二 回 取武昌移师东下 失平江阖室自焚 (60)
- 第 十 三 回 檄北方徐元帅进兵 下南闽陈平章死节 (66)
- 第 十 四 回 四海归心诞登帝位 三军效命直捣元都 (71)
- 第 十 五 回 袭太原元扩廓中计 略临洮李思齐出降 (77)
- 第 十 六 回 纳降诛叛西徼扬威 逐枭擒雏南京献俘 (82)
- 第 十 七 回 降夏主荡平巴蜀 击元将转战朔方 (88)
- 第 十 八 回 下征书高人抗志 泄逆谋奸相伏诛 (93)
- 第 十 九 回 定云南沐英留镇 征漠北蓝玉报功 (99)
- 第 二 十 回 凤微德杏再丧储君 鸟尽弓藏迭兴党狱 (105)
- 第 二 十 一 回 削藩封诸王得罪 戕使臣靖难兴师 (111)
- 第 二 十 二 回 耿炳文败绩滹沱河 燕王棣诈入大宁府 (117)
- 第 二 十 三 回 折大旗南军失律 脱重围北走还都 (122)
- 第 二 十 四 回 往复贻书囚使激怒 仓皇挽粟遇伏失粮 (128)
- 第 二 十 五 回 越长江燕王入京 出鬼门建文逊国 (134)
- 第 二 十 六 回 拒草诏忠臣遭惨戮 善讽谏长子得承家 (140)
- 第 二 十 七 回 梅骞马含冤水府 郑中官出使外洋 (146)

第二十八回	下南交杀敌擒渠	出北塞铭功勒石	····· (151)
第二十九回	徙乐安皇子得罪	闹蒲台妖妇揭竿	····· (157)
第三十回	穷兵黷武数次亲征	疲命劳师归途晏驾	····· (163)
第三十一回	二竖监军黎利煽乱	六师讨逆高煦成擒	····· (169)
第三十二回	弃交趾甘贽前功	易中宫倾心内嬖	····· (175)
第三十三回	享太平与民同乐	傲权阉为主斥奸	····· (181)
第三十四回	王骥讨平麓川蛮	英宗败陷土木堡	····· (187)
第三十五回	诛党奸景帝登极	却强敌于谦奏功	····· (193)
第三十六回	议和饯别上皇还都	希旨陈词东宫易位	····· (199)
第三十七回	拒忠谏诏狱滥刑	定密谋夺门复辟	····· (205)
第三十八回	于少保沉冤东市	徐有贞充戍南方	····· (211)
第三十九回	发逆谋曹石覆宗	上徽号李彭抗议	····· (216)
第四十回	万贞儿怙权倾正后	纪淑妃诞子匿深宫	····· (222)
第四十一回	白圭讨平郧阳盗	韩雍攻破藤峡瑶	····· (228)
第四十二回	树威权汪直窃兵柄	善谏阿丑悟君心	····· (234)
第四十三回	悼贵妃促疾亡身	审聂女秉公遭谴	····· (240)
第四十四回	受主知三老承顾命	逢君恶八竖逞谗言	····· (246)
第四十五回	刘太监榜斥群贤	张吏部强夺彼美	····· (253)
第四十六回	人樞车叛藩中计	缚菜厂逆阉伏辜	····· (259)
第四十七回	河北盗横行畿辅	山东贼毕命狼山	····· (265)
第四十八回	经略西番镇臣得罪	承恩北阙义儿导淫	····· (271)
第四十九回	幸边塞走马看花	人酒肆游龙戏凤	····· (277)
第五十回	觅佳丽幸逢歌妇	罪直谏杖毙言官	····· (283)
第五十一回	黎群盗宁藩谋叛	谢盛宴抚使被戕	····· (288)
第五十二回	守安庆仗剑戮叛奴	下南昌发兵征首逆	····· (295)
第五十三回	伍文定纵火擒国贼	王守仁押俘至杭州	····· (300)
第五十四回	教场校射技擅穿杨	古沼观渔险遭灭顶	····· (307)
第五十五回	返豹房武宗晏驾	祭兽吻江彬遭囚	····· (313)
第五十六回	议典礼廷臣聚讼	建斋醮方士盈坛	····· (318)
第五十七回	伏朝门触怒世宗	讨田州诱诛岑猛	····· (325)
第五十八回	胡世宁倡议弃边陲	邵元节祈嗣邀殊宠	····· (331)

- 第五十九回 绕法坛迓来仙鹤 毁行宫力救真龙 (337)
- 第六十回 遭宫变妃嫔罹重辟 跪榻前父子乞私情 (343)
- 第六十一回 复河套将相蒙冤 扰都门胡虏纵火 (350)
- 第六十二回 追狡寇庸帅败还 开马市廷臣极谏 (356)
- 第六十三回 罪仇鸾剖棺正法 劾严嵩拚死留名 (362)
- 第六十四回 却外寇奸党冒功 媚干娘义儿邀宠 (368)
- 第六十五回 胡宗宪用谋赚海盗 赵文华弄巧忤权奸 (374)
- 第六十六回 汪寇目中计遭诛 尚美人更衣侍寝 (381)
- 第六十七回 海刚峰刚方绝俗 邹应龙应梦劾奸 (387)
- 第六十八回 权门势倒祸及儿曹 王府银归途逢暴客 (393)
- 第六十九回 破奸谋严世蕃伏法 剿宿寇戚继光冲锋 (398)
- 第七十回 误服丹铅病归冥篆 脱身羁绁怅断鼎湖 (404)
- 第七十一回 王总督招纳降番 冯中官诉逐首辅 (410)
- 第七十二回 莽男子闯入深宫 贤法司力翻成案 (416)
- 第七十三回 夺亲情相臣嫉谏 规主阙母教流芳 (421)
- 第七十四回 王宫人喜中生子 张宰辅身后籍家 (428)
- 第七十五回 侍母膳奉教立储 惑妃言誓神缄约 (433)
- 第七十六回 据镇城呼氏倡乱 用说客叛党诛诛 (439)
- 第七十七回 救藩封猛攻平壤 破和议再战岛山 (444)
- 第七十八回 虎将征蛮破巢诛逆 蠹鱼食字决策建储 (451)
- 第七十九回 获妖书沈一贯生风 遣福王叶向高主议 (457)
- 第八十回 审张差宫中析疑案 任杨镐塞外覆全军 (463)
- 第八十一回 联翠袖相约乞荣封 服红丸即夕倾大命 (469)
- 第八十二回 选侍移宫诏宣旧恶 庸医悬案弹及辅臣 (475)
- 第八十三回 大吃醋两魏争风 真奇冤数妃毕命 (482)
- 第八十四回 王化贞失守广宁堡 朱燮元巧击吕公车 (487)
- 第八十五回 新抚赴援孤城却敌 叛徒归命首逆伏诛 (494)
- 第八十六回 赵中丞荡平妖寇 杨都谏劾权阉 (499)
- 第八十七回 魏忠贤喜得点将录 许显纯滥用非法刑 (505)
- 第八十八回 兴党狱缇骑被伤 媚奸珰生祠迭建 (511)
- 第八十九回 排后族魏阉谋逆 承兄位信邸登基 (517)

第九十回	惩淫恶闾家骈戮	受招抚渠帅立功 ……	(523)
第九十一回	徐光启荐用客卿	袁崇焕入援畿辅 ……	(529)
第九十二回	中敌计冤沉碧血	遇岁饥啸聚绿林 ……	(536)
第九十三回	战秦晋曹文诏扬威	闹登莱孔有德亡命 ……	(542)
第九十四回	陈奇瑜得贿纵寇	秦良玉奉诏勤王 ……	(548)
第九十五回	张献忠伪降熊文灿	杨嗣昌陷歿卢象升 ……	(554)
第九十六回	失襄阳庸帅自裁	走河南逆闯复炽 ……	(560)
第九十七回	决大河漂没汴梁城	通内线恭进田妃舁 ……	(566)
第九十八回	扰秦楚闯王僭号	掠东西献贼横行 ……	(572)
第九十九回	周总兵宁武捐躯	明怀宗煤山殉国 ……	(579)
第一百回	乞外援清军定乱	覆半壁明史收场 ……	(587)

第五十二回

守安庆仗剑戮叛奴 下南昌发兵征首逆

却说王守仁到了临江，与知府戴德孺接谈，德孺向守仁问计，守仁道：“是处地濒大江，且与省会甚近，易攻难守，不若速趋吉安，还可整顿防务，抵御叛贼。”德孺又问道：“我公晓畅军机，料敌如神，今日宸濠举兵，应趋何向？”守仁道：“为宸濠计，恰有上中下三策：若他直趋京师，出其不意，最是上策。否则径诣南京，大江南北，亦必受害，虽非上策，也是中策。如或专据南昌，不越雷池一步，便是下策。他日王师齐集，四面夹攻，便如瓮中捉鳖，束手成擒了。”确是料敌如神。德孺很是佩服。守仁即转赴吉安，与知府伍文定，筹商战守机宜。守仁道：“贼若出长江，顺流东下，南京必不可保，我已定下计策，令他不敢东行。十日以后，各军调集，那时可战可守，便不足虑了。”文定道：“宁王暴虐无道，久失人心，哪里能成大事？得公为国讨贼，何患不济？”守仁道：“古人说的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现在发兵伊始，须先备粮食，修器械，治舟楫，一切办齐，方免仓皇。”此是用兵要诀。文定道：“公言甚是。某虽不才，愿为效力。”守仁大喜，即与文定筹备军事，一面遣骑四出：向各府州投递檄文，略言：“朝廷早知宁王逆谋，已遣都督许泰率京军四万南下，两湖都御史秦金，两广都御史杨旦，及本都御史会兵，共十六万人，趋集南昌。大兵所过，沿途地方有司，应供军粮，毋得因循误事，自干罪咎”等语。一派虚言。这檄传出，早被宸濠侦悉，信为实事，但紧紧的守住南昌，不敢出发。

李士实与刘养正两人，恰日日怂恿宸濠，早攻南京，宸濠颇为心动。忽由侦骑递到蜡书，亟忙展视，不禁失色。原来蜡书一函，是巡抚南赣王守仁，密贻李士实、刘养正两人，内称：“两公有心归国，甚是钦佩，现已调集各兵，驻守要害，专待叛酋东来，以便掩击，请两公从中怂恿，使他早一日东行，即早一日歼灭，将来论功行赏，两公要算巨擘呢。”这一封密书，若由明眼人瞧着，便料是守仁的反间计，宸濠哪里晓得，还道是李、刘二人，私通守仁，暗地里将书搁起，所有二人言

语,从此皆不肯轻信。二人亦无可奈何,但暗暗嗟叹罢了。上文叙宸濠中计,从守仁一边着笔,此处从宸濠一边,着笔妙有参换。

宸濠坚守南昌,阅十余日,并不见有大兵到来,方知中了守仁的诡计,追悔不及,迟了。忙请李士实、刘养正商议,两人仍依着前言,劝宸濠急速东行。宸濠乃留宜春郡王拱樛,与内官万锐等守南昌,自率李士实、刘养正、闵廿四、吴十三等,共六万人,号称十万,分五哨出鄱阳湖,蔽江而下。令刘吉为监军,王纶为参赞,指挥葛江为都督,宸濠亲督中坚,所有妃媵、世子、侍从等,都载舟从行。比陈友谅还要呆笨。舟至安庆,投书城中,招守吏出降。猛闻城头一声鼓响,士卒齐登,顿时旗帜飞扬,刀矛森列,从刀光帜影中,露出三员大将,一个是都督金事杨锐,一个是知府张文锦,一个是指崔文,统是满身甲胄,八面威风,写得精神奕奕。齐声道:“反贼休来!”宸濠亦高声答道:“本藩奉太后密旨,亲自讨贼,并非造反,你等休得认错,快快开城出降,免得一死!”知府张文锦道:“我奉皇上命令,守土抚民,不似你反贼横行无状,你若自知罪恶,早些束手受缚,我等还好替你洗刷。如再执迷不悟,即日身首分离,宗祀灭绝,你休后悔!”宸濠大怒,即督众攻城。城上矢石雨下,把前列的攻卒,射伤多人,连宸濠的盔缨上面,也中了一箭,险些儿射破头颅。宸濠吃了一惊,麾众暂退。次日复进兵扑城,城上固守如故。自晨至暮,一些儿不占便宜。接连数日,城守依然。时浙江留守太监毕贞,起兵应濠,遣金事潘鹏,即上文巡浙御史时,已就取金事。到了安庆,助濠攻城。鹏本安庆人,遣家属持书入城,谕令速降。崔文撕碎来书,拔剑在手,将来使挥作两段。复枭下首级,掷出城外。宸濠复令鹏至城下,呼崔文等答话。崔文道:“你食君禄,受君恩,为什么甘心降贼?我不配与你讲谈。”言至此,复把使人的尸首,剁作数截,一块一块的投将下来,并说道:“叛奴请看!就是你日后的榜样。”鹏愤怒交迫,戟手指置。文在城上拈弓搭箭,意欲射鹏,鹏慌忙走脱。既而城上缚着罪犯数十人,由张文锦亲自监斩,并呼城下军士道:“你等皆朝廷兵士,朝廷也养你不薄,如何错了念头,反为叛贼效力?须知大逆不道,罪至灭族。看看!这是叛奴潘鹏的家属,今日为鹏受罪呢。”言毕,即喝令左右,把潘鹏家属,无论男妇老幼,都是一刀一个,枭首示众。宸濠的军士,眼睁睁的瞧

着城上，颇有些悔惧起来，独潘鹏悲忿异常，请命宸濠，暂破此城。奈张文锦等协力同心，随机应变，饶你如何愤激，全不中用。宸濠不觉愁叹道：“喏大一座安庆城，尚是攻不进去，还想甚么金陵呢？”看似容易做似难，谁叫你造反。

王守仁在吉安，已征集各兵，出发漳树镇。临江知府戴德孺，袁州知府徐琰，赣州知府邢珣，端州通判胡尧元、童琦，推官王玮、徐文英，以及新淦知县李美，太和知县李楫，宁都知县王天与，万安知县王冕等，各率兵来会，共得八万人，悉听守仁号令，进抵丰城。守仁集众官会议，推官王玮进言道：“现闻宁王攻安庆城，连日不能下，谅他必兵疲气沮，若率大兵往援，与安庆守兵，前后夹攻，必能破贼，宁贼一败，南昌可不战而下了。”此是行兵常道。守仁道：“君但知其一，未知其二。试想我军欲救安庆，必越南昌，困难情形，且不必说，就是与宸濠相持江上，势均力敌，未见必胜，安庆城内的守兵，也可劳敝，但能自保，不足为我援应，彼时南昌贼兵，出我后面，绝我饷道，南康、九江的贼众，又合力谋我，使我腹背受敌，岂非自蹈危地么？依我意见，不如径攻南昌。”见识高人一筹。王玮又道：“宁王经划旬余，方才出兵，他恃南昌为根据，势必留备甚严，我军进攻，未必一时可拔。安庆被围日久，孤城易陷，未得南昌，先失安庆，恐非良策。”守仁微笑道：“你太重视这反贼了。他迟迟发兵，实是中了我计，徘徊未决，后知为我所给，忿激而出，精锐多已随行，所有南昌守兵，必甚单弱，我军新集，气势正锐，不难攻破南昌。他闻南昌危急，哪肯坐失巢穴，势必还兵自救，安庆自可撤围。等他到了南昌，我已把南昌夺下，贼众自然夺气。首尾牵制，贼必为我所擒了。”所谓知彼知己，百战百胜。王玮方才悦服，众官亦相率赞成。乃将全队人马，分为十三哨，每哨多约三千人，少约千五百人，伍文定愿为先锋，守仁应允，只嘱他次第薄城，各攻一门。九哨作正兵，四哨作游兵。正兵责成攻击，游兵往来策应。正在分嘱的时候，忽有侦骑来报，宁王曾在南昌城南，预置伏兵，作为城援。守仁道：“知道了。”布置从容，毫不着急。遂召知县刘守绪入内道：“宸濠虽预置伏兵，谅不过数千人，我给你骑兵五千，夤夜出发，须从间道潜行，掩袭过去，不怕伏兵不灭，这就叫作将计就计。”守绪领命自去。

守仁遂于七月十九日发兵，至二十日黎明，齐至汛地，当即下令军中，一鼓薄城，再鼓登城，三鼓不登者斩，四鼓不登，戮及队将。一面写了檄谕，缚在箭上，射入城中，令城中百姓，各闭户自守，勿助乱，勿恐惧逃匿，将饬各军整顿攻具，携至城下。霎时间鼓声大震，各军蚁附城下，把云梯绳索等物，一概扎缚停当，竖将起来，等到鼓声再响，都缘梯齐上，奋勇攀城。城上虽有守卒，抛下矢石，怎奈官军拚命而来，前仆后继，御不胜御。又远远望着城南伏兵，并不见到，但觉得一片火光，返射城头，料知伏兵亦遭截击，刘守绪一路用虚写。不禁魂飞魄散，大家呐喊一声，索性走了他娘，各逃性命。至第三通击鼓，各军已半入城内，开了城门，招纳外兵。守仁麾军大进，如入无人之境。刘守绪亦已扫荡伏兵，随入城中。全城已破，分贴安民告示，并严申军律，不准骚扰。赣州、奉新的兵马，多系收来降盗，一入城中，多行劫掠，不遵约束，事为守仁所闻，饬各将官捕获数人，立斩以徇，兵民才得相安。纪律不得不严。守仁复带领各兵，围搜王宫，忽见王宫高处，黑烟腾涌，如驱云泼墨一般，继而烟雾中钻出一道火光，冲上层霄，照得全城皆赤，顿时爆裂声，坍塌声，及号哭声，陆续不绝。守仁令各兵用水扑火，一时火势炎炎，无从扑灭。各兵正忙个不了，突见火光影里，拥出一群人来，疾走如飞，伍文定眼快，喝令军士，速即拿住。众兵追上，手到拿来，不曾走脱一人，献至军前审问，就是宜春郡王拱樑，以及逆党万锐等人，当将他系入槛车，再行灭火入宫。官人多葬身火窟，有未曾被火的，一律拘系，讯系胁从吏民，尽行遣散。检点仓库，金银钱谷，存蓄尚多，这都由宸濠穷年累月，横征暴敛，所得百姓的脂膏，作为谋叛的费用。守仁取了一半，犒赏从征的将士，余剩的统检数登籍，严加封闭，这且慢表。

且说守仁在吉安时，已将宸濠反状，飞报京师，并疏请速黜奸邪，禁止游幸等情。武宗时在豹房，接到此奏，也觉慌张起来，当召诸大臣集议。许泰、刘晖等纷纷献计，议论不一，尚书王琼独宣说道：“有王伯安在，不久自有捷报，虑他什么？”伯安便是守仁别字。琼前时请敕征调，正为防备宸濠起见，所以有此一说。应上回。大众将信将疑，江彬独请武宗亲征，武宗早欲南巡，正好借此为名，好算凑巧。遂传旨内阁，略称：“宸濠悖逆天道，谋为不法，即令总督军务威武大将

军镇国公朱寿，统各镇边兵征剿，所下玺书，改称军门檄。”杨廷和等上疏谏阻，毫未见从，只收逮太监萧敬、秦用、卢朋，都督钱宁，优人臧贤，尚书院完等，一并下狱，籍没家产。一面令江彬速发禁军，前驱出发，自己带着妃嫔人等，启蹕出京。此时最宠爱的刘美人，适有微疾，不及随行，武宗与她密约，拟定车驾先发，遣使续迎。美人出一玉簪，交给武宗，作为日后迎接的证据。本是个乐妇出身，生就水性杨花，何需信物？武宗藏簪袖中，至芦沟桥，策马疾驱，簪竟失落，大索数日不得。到了临清州，遣中使往迎美人，美人辞道：“不见玉簪，怎敢赴召？”中使返报，武宗独乘着单舸，昼夜疾行，驰至京师，才将美人并载，一同南行。内外从官，竟没有一人知觉，可见武宗的本意，并不在亲征宸濠，实是要亲选南威哩。驾才出京，王守仁捷音已到，武宗留中不发，只慢慢儿的南下。

小子且把南巡事暂搁，先将守仁擒宸濠事，叙述明白。插入武宗南征一段，以便下文接笋。守仁既得了南昌，休息二日，即拟遣伍文定、徐珪、戴德孺等，分道出兵。忽由侦卒走报，宁王宸濠，撤安庆围，来援南昌了，守仁道：“我正要他还兵自救哩。”回应前言。众官道：“此次叛王宸濠，挟怒而来，兵锋必锐，恐不可当，我军只宜坚壁固守，休与他战。待他久顿城下，粮尽援绝，势将自溃，那时可乘隙追擒了。”亦似有理。守仁道：“诸君又说错了。宸濠兵马虽众，多系乌合，闻他所到的地方，徒恃焚掠，威驱势迫，并没有部勒的方法，严肃的号令。且自谋变以来，未曾经过大敌，与他旗鼓相当，一决胜负，所称士马精强，不过徒有虚名，毫不足惧。他所诱惑人心的要着，无非是事成封爵，富贵与共等套话，现在安庆不能取，南昌又被我攻下，进无可进，退无可退，众心懈乱，自在意中，试问世上哪一个人，肯平白地拚了性命，去求那不可必得的富贵呢？我今仗着机势，发兵邀击，他必不战自溃，岂尚能与我对峙么？”正说着，帐外又报抚州知府陈槐，亦率兵到来，守仁喜道：“兵厚力集，不擒逆藩，更待何时？”当下接见陈槐，温言慰劳，并检阅新兵，一一安顿，不消絮述。越宿，复得侦报，说是宸濠的先锋队，已至樵舍。守仁即登堂升座，召集各将士道：“今日是叛藩就擒的日子，望诸君为国效劳，努力破贼！”众将士齐声应令。守仁传伍文定至座前道：“前驱的责任，仍然劳君，请君勿辞！”文定欣

然应诺，便召余恩道：“你去接应伍太守，我有锦囊一枚，内藏秘计。可至军前启视，与伍太守依计而行，不得有误！”言讫，遂取出锦囊，递与文定。两人领命去讫。又传邢珣近前道：“我亦授你锦囊一个，你可照计行事，小心勿违！”邢珣亦受命而去。复语徐珪、戴德孺道：“两可分兵两队，作为左右翼，夹击贼兵，不患不胜。”两人亦惟惟去讫。上文用虚写，此处用明示，无非为笔法矫变计耳。守仁分遣诸将后，也带着亲兵数千名，出城驻扎，专待各路捷音。小子有诗咏道：

谁言文吏不知兵，帷幄纤筹似孔明。

试看洪都操胜算，千秋犹自仰文成。文成系守仁谥法。

欲知胜负如何，待小子下回续详。

宁藩之叛，料敌决胜，志平叛逆者，全赖一王守仁。而杨锐、张文锦、崔文等，亦不为无功。守仁计赚宸濠，俾其株守南昌，不敢东下者旬日，可谓巧矣。但旬日以后，宸濠出攻安庆，若非杨锐、张文锦等，以三人捍孤城，则安庆一陷，乘势东行，金陵岂尚可保乎？虽宸濠智谋有限，纪律不严，未必能画江自守，与钱镠比，然既得金陵，可战可守，如欲指日荡平，恐非易事。故守仁为本回之主脑，而杨锐、张文锦、崔文等，亦一宾中主也。观文中叙安庆之守，及南昌之下，皆写得有声有色，跃动纸上，有是事不可无是文，有是文不可无是笔。

第五十三回

伍文定纵火擒国贼 王守仁押俘至杭州

却说宸濠围攻安庆，相持半月有余，尚不能下，正拟督兵填濠，期在必克，忽接到南昌被围消息，不免心慌意乱，急令撤兵还救。李士实进谏道：“南昌守兵单弱，敌不过王守仁，我若还救，恐已不及了。”也有见识。宸濠道：“丞相欲再攻安庆么？”士实道：“这也不必。依着愚见，南昌无须还救，安庆亦可撤围。”宸濠道：“照你说来，此后到哪里去？”士实道：“何不径取南京，即位称尊？那时传檄天下，大江南北，容易平定，还怕江西不服么？”这便是守仁所说中策。宸濠沉吟半

响，复道：“南昌是我根本重地，金银钱谷，积储尚多，我若失去这项积储，何处再得军用？现在无论如何，只好还救南昌，顾全根本，然后再图别策。”已不劳你费心了。士实见进谏无益，默然退出，自叹道：“不用吾言，还有何望呢？”谁叫你明珠暗投。

宸濠见士实退出，即督率将士登舟，溯江而上，直抵阮子江口，先遣精兵二万，还救南昌，自率大兵后应。先锋队顺风扬帆，联舟直上，越过樵舍，进逼黄家渡，望见前面已有战船，分作两排列着，船上各插旗号，在前的是伍字旗，在后的是余字旗，伍、余两军出现。他也不管什么伍、余、元、卜，只仗着顺风顺势，鼓噪前进。伍、余两人，早已展阅锦囊，依着诱敌的秘计，佯为交战，斗不数合，返舟急走，一逃一追，逃的是假，追的是真。宸濠闻前军得利，也率众继进，只前军与后军，相隔尚远，前军亦不胜相顾，争先恐后，弄得断断续续。恰巧邢珣奉了密计，绕出敌军先锋队后面，冲击过去，邢军出现。敌军不及防备，顿时忙了手脚，哪知前面的伍、余两军，又复翻身杀来，一阵扫荡，把敌船击沉无数。宸濠远远瞧见，即飭各舟赴援，不料行近战线，左右炮响，杀出两路兵船，左边兵船上，悬着徐字旗号，右边兵船上，悬着戴字旗号，徐、戴两军也出现。两翼官兵，拦腰截击。宸濠顾东失西，顾西失东，战不多时，撞舟折舵声，及呼号惨叫声，搅成一片，扰扰不已。伍、余各军，已将前行的敌船扫净，来助戴、徐。四五路的官兵，夹击宸濠。宸濠惶急异常，只好下令退走，好容易在官兵里面，冲开一条血路，向东逃生。官兵赶了数十里，擒斩二千余级，夺得船械无数，方才收兵。

宸濠退保八字脑，夜间泊舟，与黄石矶相对。宸濠见矶势颇险，问左右道：“此矶叫作何名？”左右多云未知，惟有一小卒是饶州人，素悉地形，即上前答道：“这地名黄石矶。”宸濠大怒道：“你敢来汕笑我么？”言未毕，已拔出佩刀，把小卒杀死。咄咄怪事。刘养正进谏道：“大王何故杀此小卒？”宸濠尚带着怒气，悍然道：“他说是王失机，难道此矶已知我失败，不是明明汕笑我么？”养正道：“他说的黄字，是黄色的黄字，不是大王的王字，他说的石字，是石板的石字，不是失败的失字，矶字与失机的机字，也是不同，幸勿误会。”宸濠方知为误杀，乃令军士将小卒尸首，舁瘞岸上，叹息罢了。但附从各将士，见宸濠如

此昏愤，料知不能成事，纷纷散去。

宸濠正愁闷无聊，忽又接着军报，守仁已遣知府陈槐、林械等攻九江，曾珌、周朝佐等攻南康。宸濠大惊道：“曾珌是建昌知府，颇有材名，他也帮助王守仁，去攻南康么？借宸濠口中，叙出曾珌，省却文中转折。若南康、九江，被他夺去，我还有什么土地？奈何奈何！”养正道：“事已至此，不必说了。现在只有振作军心，再图一战。若得战胜守仁，夺还南昌，即无他虑。”宸濠道：“我看此间将士，为了前次一败，多已懈体，不如尽发南康、九江兵，与他一战，何如？”官军正围南康、九江，他却欲调兵助战，正是牛头不对马尾。养正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大王何惜些须金帛，不肯犒士？若悬赏购募，与守仁决一死战，当可得胜，何必调兵他处呢？”宸濠尚疑信参半，一面檄调南康、九江兵马，一面出了赏格，将士有当先效命的，赏千金，突阵受伤，加给百金。这令一下，果人人拚死，鼓舟再进。

行未数里，已与官军相遇。两下对仗，宸濠的将士，比前日大不相同，刀枪并举，炮铳迭发，一股锐气，直扑官军。官军被他杀伤，竟至数百名，稍稍退却。伍文定统领全师，瞧这情形，忙跃登船头，掣出佩剑，把临阵退缩的兵士，砍死了五六名；又把令旗一挥，率动各战船，向那枪林弹雨中，掩杀上去。是时战云密布，毒焰漫空，拳头大的火星，一颗颗，一点点，飞入伍文定舟中。文定毫不胆怯，仍然挺身矗立，督军死战，蓦然间火星爆裂，弹向文定面上，将文定连鬓长须，烧去一半。文定只用手一拂，坠落火星，一些儿没有惊惶，指挥如故。垂败的官兵，见主将如此镇定，毫不畏死，也不由的感愤起来。当下将对将，兵对兵，枪对枪，炮对炮，酣战多时。宸濠见不能取胜，也拨船突阵，不防有一炮射来，正中他坐船，一声怪震，把船头击得粉碎，江中波浪，随同震荡，各战船都摇动起来。宸濠在百忙中，移过别船，部众相率惊骇，顿时大溃。等到烟消火灭，只见官军尚在那里，所有宸濠的战船，已逃至樵舍去了。伍文定检查战功，复擒斩二千余级，申报守仁，预备再战。

宸濠吃了第二次败仗，懊怅得很，复收合余烬，联结残舟，成了一个方阵，连樯自守；尽出所有金帛，赏犒死士。这事被守仁闻悉，忙遣人致文定书，当由文定启视，书中没有别语，只有“急用火攻”四字。

文定道：“我亦已有此意。”仿佛瑜、亮。遂邀集余恩、邢珣、徐珪、戴德孺等，议定埋伏夹击等计策，各携火具，分道并进。会宸濠召见群下，迭述败状，拟将临阵先逃的部目，牵出数人，斩首示惩。各部目多系剧盗，哪肯奉谕，枉送性命。遂一哄儿争辩起来，你推我诿，噪个不住。你要收罗盗贼，还你这般结果。探卒忽入船畔报道：“官军来了！官军来烧我舟了！”宸濠听着，大惊失色，忙推案出望，但见前后左右，已是火势炎炎，烧个正著。时值秋燥，江上的秋风大作，四面八方，火头乱越，就是要想救灭，急切也是不及。官军乘着火势，纷纷跃上舟阵。原来纵火的官军，便是余恩、邢珣、徐珪、戴德孺四路水师，与伍文定计议妥当，各驾轻舟，埋伏隐处，等到风色一顺，分头举火，所以东西南北，面面烧着。宸濠在船头上，痴望多时，只见邢珣自左杀来，戴德孺自右杀来，余恩攻后，伍文定攻前，自己部下的将士，纷纷投水，毫无抵御的能力，不禁流涕道：“大事去了！”正说着，副舟也已着火，吓得宸濠几乎晕倒，慌忙走入船舱，与妃嫔等相对痛哭，这等无用的人物，也想违反吗？正妃娄氏，挺身立起道：“妾前时曾谏止殿下，休负国恩，殿下不从，乃有今日。罢了！殿下负了皇上，妾不忍负着殿下。”说至此，疾步趋至船头，奋身一跳，投入水中。义烈可敬。各妃嫔见娄妃殉难，也都丢开性命，又听得哗哗剥剥，火势愈烧愈近，大家料难逃生，各启舟舱，陆续投水，统向龙宫处报到。只有宸濠泣涕涟涟，何不随妃嫔入水？挈着世子仪宾，兀在舟中坐住。官军四面跃入，即将宸濠父子，用着最粗的铁链，捆缚停当，牵出船外，移向伍文定坐船。宸濠举目一瞧，所有丞相、元帅等，都已两手反翦，缚置船中。这叫作患难与共。彼此吁叹，闭目待毙。伍文定等分头擒拿，将著名叛党，一应锁住，不曾漏脱一个。如李士实、刘养正、徐吉、涂钦、王纶、熊琮、卢行、罗璜、丁璠、王春、吴十三、凌十一、秦荣、葛江、刘勋、何鏜、王信、吴国土、火信等，尽行械系，共有数百余人。还有被执及胁从各官，如太监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杨源，佾事王畴、潘鹏，参政陈杲，布政司梁宸，都指挥郑文、马骥、白昂等人，也一并拘住。共擒斩叛兵三千余级，溺死的约三万人，烧死逃去的，无可计算。所有烧不尽的军械军需，以及溺水的浮尸，积聚江心，掩蔽数里。尚有数百艘贼船，临时斩断绳索，四散狂逃，经伍文定遣兵追剿，

依次荡灭。

守仁所遣陈槐、曾珩等，亦攻复九江、南康二郡，并在沿湖等处，捕戮叛党二千余人。各将吏陆续返报，回到南昌。守仁尚在城外驻节，一一迎劳，彼此甚欢。伍文定手下将士，押住宸濠，推至守仁座前。守仁正欲诘责，宸濠忽开口哀呼道：“王先生！本藩被你所擒，情愿削去护卫，降为庶人，请先生顾着前谊，代为周全。”谈何容易？守仁正色道：“国法具在，何必多言！”宸濠方才无语。南昌士民，聚观道旁，齐声欢呼道：“这位叛王，酷虐无道，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可见天道昭彰，报应不爽哩！有几个江西官吏，本与宸濠相识，见了宸濠，也出言指示。宸濠泣语道：“从前商朝的纣王，信了妇言，致亡天下，我不信妇言，乃至亡国。古今相反，追悔已迟。娄妃！娄妃！你不负我，我却负你，死也晚了。家有贤妻，夫不遭祸，宸濠何独未闻？守仁闻了此言，也为叹息，随命水夫捞认娄妃尸骸，从丰殓藏。众将献上宸濠函篋，内贮书信，多系京官疆吏，往来通问，语中未免有勾结情形。守仁不暇细阅，悉付与祝融氏，托他收藏；力持大体，造福不浅。一面露布告捷，才率军入城。嗣闻武宗已启跸南征，应上回。急奏上封章，略云：

臣于告变之际，选将集兵，振扬威武，先收省城，虚其巢穴，继战鄱湖，击其情归。今宸濠已擒，逆党已获，从贼已扫，闾广赴调军士已散，惊扰之民已定。窃惟宸濠擅作威福，睥睨神器，招纳流亡，犖轂之动静，探无遗迹，臣下之奏白，百不一通。发谋之始，逆料大驾必将亲征，先于沿途伏有奸党，期为博浪、荆轲之谋。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阙门，式昭天讨，然欲付之部下各官，诚恐潜布之徒，乘隙窃发，或虞意外，臣死有余憾矣。盖时事方艰，贼虽擒，乱未已也。伏望圣明裁择，持以镇定，示以权宜，俾臣有所遵循，不胜幸甚！

这疏本意，明明是谏阻南巡，且请将逆藩就地正法，以免意外。不料武宗得奏，毫不采用，只飭令将逆藩看管，听候驾到发落。太监张忠，及安边伯许泰等，因守仁前日上疏，有罢斥奸邪，禁止游幸等语，应上回。心中未免挟嫌，想是贼胆心虚。入奏武宗，但云：“守仁先曾通逆，虽有功劳，未足掩罪。”幸武宗尚有微明，不去理睬。忠、泰

又贻书守仁，谓“逆藩宸濠，切勿押解来京。现在皇上亲征，须将宸濠纵入鄱湖，待皇上亲与交战，再行一鼓成擒，论功行赏。如此办理，庶几功归朝廷，圣驾不虚此行了。”煞是可笑，亏他写得出来。守仁不为之动，竟不待武宗旨意，自将宸濠押出南昌，拟即北发。偏偏忠、泰两人，遣使赍威武大将军檄文邀截途中，勒令将宸濠交付。守仁又复不与，避道走浙江，欲从海道押解至京，夤夜到钱塘，不料太监张永，又在杭州候着。守仁见了张永，先把那计除刘瑾的功绩，赞美一番，说得张永非常欢慰。见风使帆，不得不然。计除刘瑾，事见四十六回。守仁复进言道：“江西百姓，久遭濠毒，困苦不堪；况且大乱以后，天复亢旱成灾，百姓有衣无食，有食无衣，若复须供给京军，将必逃匿山谷，聚众为乱。当日助濠，尚是胁从，他日揭竿，恐如土崩瓦解，剿抚两穷。足下公忠体国，素所钦佩，何不在京中谏阻御辇，免多周折呢？”委婉动人。张永叹道：“王先生在外就职，怪不得未识内情。皇上日处豹房，左右群小，蛊惑主聪，哪个肯效忠尽言？我是皇上家奴，只有默辅圣躬，相机讽谏便了。我此次南行，非为掩功而来，不过由皇上素性固执，凡事只宜顺从，暗暗挽回；一或逆命，不但圣心未悦，并且触怒群小，谗言易入，孤愤难知，王先生试想，于天下大计，有什么益处？”至情至理，令人心折。守仁点首道：“足下如此忠诚，令人敬服。”张永道：“我的苦心，也惟有先生知道呢。”守仁乃将忠、泰邀取宸濠，并从前致书等情，一一说明。张永道：“我所说的群小，便指若辈。王先生将若何处置？”守仁道：“逆藩宸濠，已押解到此，好在与足下相遇，现拟将这副重担，卸与足下，望足下善为处置，才毕微忱。”张永道：“先生大功，我岂不知，但不可直遂径行。有我在，断不使先生受屈，务请放心！”守仁乃将宸濠囚车，交付张永，乘夜渡浙江，绕道越境，还抵江西。

张永押解宸濠，即日就道，途次语家人道：“王都御史赤心报国，乃张忠、许泰、江彬等，还欲害他，日后朝廷有事，将何以教忠？我总要替他保全呢。”庸中佼佼，还算张永。是时武宗已至南京，命张忠、许泰、刘晖等，率京军赴江西，再剿宸濠余党。军尚未发，永已驰到，入见武宗，备说守仁如何忠勤，且奏明忠、泰诸人伪状，武宗方才相信。江彬等再进谗言，一概不准。张忠又入奏道：“守仁已至杭州，如